

中国当代作家



刘震云

故乡面和花朵 [一]

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

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

温故一九四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刘震云

故乡面和花朵 [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中国当代作家·刘震云系列)

ISBN 978-7-02-006602-5

I. 故…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305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故乡面和花朵

刘震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1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875 插页 10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6602-5 定价 130.00 元(全四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
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题 记

部分写作资料来源

一、一些最常见词语

如“他”、“她”、“它”。如“关系”——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
分正当关系和不正当关系。

二、一些现实

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军队中已不再歧视同性关系。在冷冰冰的原则面前，对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三、一些历史

1. 佛说，他不是人，他是由人和白象发生关系而生。
2. 刘邦说，他不是人，他是由人和蛇发生关系而生。
3. 阿斗说，他不是人，他是由人和北斗七星发生关系而生。
4. 孔孟说，我们是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四、一些书籍

1.《聊斋志异》。人不与人发生关系，人开始与狐、蛇、蛙(动物)……与花、草、苔、树(植物)……与鬼、画皮、身影和梦(无有)发生关系。

2.《故乡相处流传》。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及它清洁而不善感的精神。

.....

五、一些朋友

1. 随处可见的成年朋友的游戏。

2. 永不再来的童年朋友的游戏。特别是一个少年——我的好朋友白石头在一个固定年份的经历。一九九一年我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他还是我的好朋友。一九九七年我结束本书写作的时候——秋高气爽的十月，他被故乡的神秘死亡——王楼乡粮站的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当场拍死。

总 目 录

部分写作资料来源	1
卷一 前言卷	1
卷二 前言卷	503
卷三 结 局	1141
卷四 正文:对大家回忆录的共同序言	1721

目 录

第一章	丽晶时代广场	3
第二章	瞎鹿叔叔	39
第三章	姪舅发给我的传真全文	80
第四章	小麻子和六指	125
第五章	冯·大美眼与我	178
第六章	故乡何谓	225
第七章	故乡何谓	282
第八章	牛屋理论研讨会之一	344
第九章	牛屋理论研讨会之二	414
第十章	姪舅发给我的一份密令	462

卷 一

前 言 卷

第一章 丽晶时代广场

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舅舅与我谈起同性关系问题,是在丽晶时代广场的露天 Party 上。用元宝一样的驴粪蛋码成的舞台上,一群中外混杂的男女在跳封闭的现代舞。我与舅舅周围,站满了各色社会名流和社会闲杂人员,个个手里端着一杯溜溜的麦爹利。名流端着麦爹利踌躇满志和神态自若,混进来的闲杂人员对这环境和气氛就有些自卑和气馁,不住地对名流察言观色——就好像穷人的女儿凭着姿色嫁到了大户人家一样。但是不管是名流或是闲杂人员,又不能与俺舅舅和我相比,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之间的谈话都是在作假,他们都想与我们打招呼。但我与舅舅对他们置之不理。在我们眼里,名流和这些闲杂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专心我们的谈话。如同姐俩牵着手去参加舞会,在舞会受到冷落只好亲人之间说些什么固然是一种羞耻,但当舞会的目光都对准我们,我们还摇着扇子在那里轻松交谈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这次谈话引出了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这次谈话的划时代意义当时我们意识到了没有呢?我想是没有。但秘书长下台以后,在他个人回忆录中,把这次谈话的个人作用人为地夸大了。他说,他对这次谈话早有预谋,在心里存了很长时间,只是借跟小刘儿谈话给大家吹吹风——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上事先预谋好的;这就是有备和无备、理智和随意的区别;看着一句话是随口说出,但往往一下就延伸了几里;似乎是随意弹出的一个石子儿,谁知就打着几里外的一只斑鸟呢;于是就不能当平常话

一听了之，往往还大有深意；这就是深谋远虑，这就是未雨绸缪，这就是礼义廉耻的核心所在。当然，这样理智地忙活一辈子，也把他累坏喽。——我看了这段回忆录，心里很不高兴，这把我放到了什么位置？我清楚地知道，也许谈话到后来引起了舅舅的警觉，但一开始谈话也是在做给别人看，我们不理你们，我们亲人之间自己也有话题，我们之间还可以谈同性关系，之间的关系多么开放和民主；我不但懂道德伦理和政治，还很懂生活嘛！我不但懂形而上，还懂形而下嘛！我不但懂理智，还很懂常人的情感和这情感在社会狭窄的渠道里像瓜的蔓儿一样是如何曲折地延伸和发展嘛！而且这谈话还像蹚着一块块解冻后的浮冰过河一样，事先根本没有料想和设定——更没有锁定，一会儿跳到这个问题上，一会儿跳到另一个问题上，一切全看浮冰的漂来，每跳一块还有些提心吊胆——事后想起来可能感到轻松和好玩儿，但当时可怕一脚踏不好就掉到冰冷的海水里出现灭顶之灾——再也见不着俺的舅舅或外甥喽，你在远处的海面上伸出一只手在那里挣扎；于是就在一个问题和冰块上犹豫不决；说着说着，突然就像暴风雪中站定的爱斯基摩人一样冷场了。后来我碰到舅舅，手里拿着他的一卷回忆录，舅舅看出了我的脸色，忙红着脸向我解释：

“这套回忆录，并不是我的本意，是秘书班子在那里胡纂的！”

我撇嘴：

“当时谈话就我们两个知道，你不告诉他们，秘书班子如何得知？”

舅舅：

“我并没有有意告诉他们，只是有一次我与你姪姪（德籍国际名模冯·大美眼）——她正在壁炉旁给我织一只毛袜子——闲谈，他们在一旁旁听；还有一次，我去郊区钓鱼，与瞎鹿瞎开玩笑——本来我是不认识什么瞎鹿的，虽然他是一个中国影帝；还是去年有一次在礼义廉耻会堂开会，我转过大厅，正好碰上他，看着他那光

秃秃和瞎兮兮的样子，别人笑了，我也笑了；这时瞎鹿胆怯地看着我，我只好上前做出领导的风度说：‘你是瞎鹿，我认识你。’——口音里还有些浑厚的家乡味道，于是就像富有特色的腊肠一样显得更加有风味，一时报上还传为美谈。从那他就黏上了我，有时在一块钓鱼。钓鱼没有他我照样钓，钓鱼没有他就左右不安心——我们是这样一种关系——又被他们听到，他们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掐头去尾，拔高升华写下的。文人这一套，你还不清楚？我承认，里边有突出我的地方，但你也得承认，基本事实都是存在的。舅舅现在已经下台了，无非在一本小书里夸张一下青春往事，聊以自慰，你还能揪住不放吗？建议你再写回忆录时，这一段就不要再提了。”

我仍噤嘴：

“我要不提，从此一千年一万年都是你的陪衬！”

令我不满意的另一处细节，就是关于思想浴的问题。对于那场我们亲人之间的旁若无人的谈话，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理他们干什么？我们理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和收获呢？——而我们爷俩或姐俩在一块谈一阵，却好像相互洗了一次思想浴。我们相互擦擦背，搓搓泥，接着情感的春风又像羽毛撩着我们的耳朵眼儿或像温柔的小手在我们身上按了一次摩一样让我们骨酥肉软或者干脆像半夜领着一个孩子到野地里挖了一个坑要埋掉他一样让他恐怖地大叫——很难说这里不摩擦出惊人的思想火花和让人惊叫的霹雳与闪电——一句话能改变一个世界呢，一句话能改变一本书的意义呢，我们会心和意味深长地笑了；而恰好说完这个，接着又出现了冰块의冷场，当时我们还感到不好意思呢。但是到了回忆录中，舅舅却把这思想桑拿和思想浴说成是单方面的而不是相互的了，他见了我没有什——我说，我见了他就好像洗了一次思想浴。本来是两个人共同洗澡，现在好好的桑拿室变成了一个澡盆子，他抱着一个娃娃在那里洗。好好的公共厕所，被他一

下改装成私人卫生间；好好的公用舱，被他一下霸成了私人专机——历史能这么让你偷梁换柱吗？就是你让我在如烟的历史中当陪衬，为了在并不充分的事实上引出难以承载的理论和思想，但一下将我抹杀得无影无踪，这恐怕也太过分了吧？于是我仰着脸，眼睛里涌出委屈的泪水。舅舅也有些发毛，紧紧盯住我看，突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开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仰天长啸，潸然泪下，用双手捂住脸。见他这么伤心，我心里倒过不去，用双手去掰他脸上的手：

“舅舅，你不要伤心，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你不要在意。”

舅舅这时愤怒了：

“你还不是看你舅舅秘书长下台了，才敢这么跟我花马掉嘴谈陪衬？礼义特别是廉耻，怎么没在你身上恢复半分呢？当初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陪衬！陪衬还是哭着喊着蹭上来的。你知道你现在的表现吗？你是在跟我——一个游到浅滩的巨龙龙虾嬉戏。举起你那根须一样的小毛爪就在我身上搔吧，张开你那鲇鱼一样的嘴你就笑吧，可看到我无可奈何的地步了——但你别以为自己能得到什么，你也就是蚍蜉撼树。雷电马上就要轰鸣了，大雨马上就要倾盆了，暴风雨，你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就要趁着这大雨、洪水、泥石流在电闪雷鸣声中离开这小河沟回到大海和我的故乡去了。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呢？你也就是像寒号鸟一样躲在石缝里索索发抖呢。别以为自己在世界上有多重要，揭穿你的本质，你就是大年三十拾个兔，有你无你都过年的那种。吃什么大菜，平时你连饺子还吃不上呢！像你这种表面有追求、内心很虚弱的艺人我见得多了。当初我当秘书长的时候，有多少比你大的名角，不都哭着喊着想跟我结交当陪衬？哪一次不是车载斗量？呵丝·温布林，基挺·米恩，卡尔·莫勒丽，巴尔·巴巴，丽丽·玛莲，瞎鹿……哪一个不比你名气大，每周末开家庭 Party，为争一张入场券，他们不都打得头破血流？表面很清高，表面很先锋，表面很现

代,表面很状态,对世界和现实都不屑一顾,但是后来这张入场券不都写到了你们文集的前言里、后记里、序里或是跋里了吗?你们一生都在攻击现实,但是到了你们的暮年,你们不都以自己已经过期的先锋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了吗?这和还俗的和尚又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下台的干部又开创一个新的摊子或是馓子的豆腐过了过油又端到桌子上有什么区别?当时我要想吹风,哪里找不着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人?还不是念你是我外甥,无意中给你一个机会,没想到到头来你倒倒打一耙。早知你如此,我何必当初呢?既然你是一个不明白的人,我何不早点撒手呢?既然你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见了下台就忘了上台,一切与你何干,又与我何干呢?你说这些话,又是要甩给谁听呢?”

说着,竟像林黛玉一样哽咽起来。

见舅舅这样,我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回想当年,舅舅有错误,我也不能说没有私心。与舅舅在丽晶时代广场谈话时,我的心思也并不全在同性关系上,而是想着从这同性关系的话题上,自己能得多少好处;而从这话题之外,自己又能捞到什么稻草。全站在一个自我标榜为先锋或是后现代、不撤退或是新解构的小文人立场上。——我的寥若晨星的读者。——我抓住了舅舅一些东西,舅舅也不是没有抓到我呀。而且我在小的方面的龌龊并不一定比他在大的方面的纰漏更光彩呢。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小和大的区别这一点倒被舅舅忙中出乱地给遗漏和糊涂了于是我们的错误就搅在一块了说不定对我还是万幸呢。果然,当年的第二天,各大报纸见报,秘书长接见小刘儿,进行亲切叙话云云,我立即也成了一新闻热点。我的两本小册子《乌鸦的流传》和《大狗的眼睛》立即被出版商各加印八万五千册,在集市的地摊上销售一空。销售广告词是:秘书长加同性关系,先睹为快;小刘儿成大腕儿,今非昔比。一些小报记者也开始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其中还有一些女苍蝇。我拣那俏丽的,趁机拍了她们几个。记得个个不同,有的还要死要